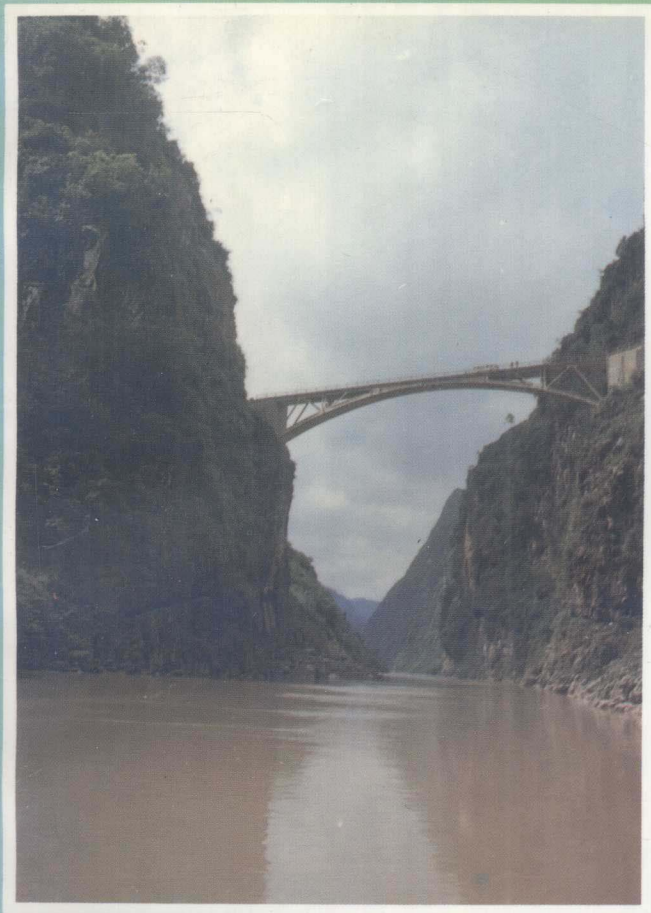


橋魂



貴州人民出版社

桥 魂

胡长斌 罗立权 周开迅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姚必强

技术设计：郑 鏢

封面题字：步智信

桥 魂

胡长斌 罗立权 周开迅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市宇田微机影印厂印刷

(贵阳市沙冲路陈庄坝 21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375 印张 10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221-03396-X/I·563 定价：9.00 元

无限风光在险峰

——序《桥魂》

石 定

胡长斌、罗立权、周开迅三位同志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桥魂》是我区近年来报告文学领域的重大收获。

贵州山体大，河谷深。江、河、溪、流深切地表，把这片高原切割得支裂破碎。设若你困在河谷，跋涉得累了，抬头仰天一看，山还是那般高峻，路还在峭壁上盘桓；于是，你就会对民谚所说“对山喊得应，见面累断筋”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也就有了“路难行”的慨叹……

那么大自然加之于人类的阻隔，也就长久地制约着这片高原的发展。桥，在这里，已然不是纯粹的人造物；它与人类的生存，与人类的生活，与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休戚相关，的确可以称得上人类的生命线。《桥魂》正是站在这样的一种认知角度，讴歌了为浇注人类的生命线——架桥的勇士们。

并且这桥是架在悬崖峭壁之上的，架在大江大河之上的，架在世界桥梁界之桢架拱桥所能达到的高度与长度之上的，架在时间的长廊之上的，这就令人感叹，令人折服，令人振奋！

生活就是创造。贵州交通厅桥梁界权威和贵州黔桁土木工程公司架桥专家，他们携手共进，为征服贵州的大江大河，励精图治，百折不挠，博采百家之长，利用高科技手段，创造了中国黔式桥——预应力混凝土桁式组合拱桥。从设计、施工工艺两个方面，突

破了传统，打破了国际桥梁界数百年来在梁桥、拱桥两大构架之内的徘徊，创造了兼备拱、梁所长的新型桥梁，成为最新鲜、最具中国特色的桥文化风景，亦为世界桥文化的发展，写下了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之于世界的发展与进步，是赫然彰然的；其对于人类的贡献，再一次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桥魂》因此显得大气，显得厚重。

但作品没有就此止步。在用文学这种样式展现架桥的勇士时，作品体现出许多艺术探索的特色。

在散文式的氛围中，作者向你娓娓道来一个又一个关于桥的渴望，桥的故事。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照中，在对于桥的呼唤中，邓时思、潘成杰、陈朝荣、谢启良等贵州桥梁界的勇士们，一步步朝大山走去，朝江河走去，走过了烟云紧锁的深山，走过了纳云吐雾的险川，终于走出了辉煌，“写”下了一部又一部不朽的传世之作！作者饱含激情，以如火如荼的贵州交通建设为宏观背景，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桥梁工程师及专家们情系桥梁，勇攀科学高峰的感人情景；同时还充分表现了工人、干部、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忘我拼搏精神和创造热情。

作者掌握了大量生动的素材，在深刻把握桥文化的基础上，将中国黔式桥的诞生、成长与发展，置于中国桥文化深厚沃土之中，这就较好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敢于探索，勇于开拓，善于创造，热情昂扬的精神风貌。应该说，谁拥有了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谁就拥有了未来，谁就是跨世纪的主人。

作品还以浓墨重彩，动情地向你讲述了贵州黔衍土木工程公司的集体英雄主义的丰采。这支来自黔北那个山川毓秀、人文旺达的道真的队伍，汇聚了仡佬、苗族、土家等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施工黔式桥的一流水平的队伍。他们敢于并且善于攻坚，高科技、大跨度的黔式桥被他们“玩”得娴熟而生动。贵州的大江大河上都留存下他们的事迹、他们的作品；现在他们远征广西、浙江等地，把黔式

桥点缀在华夏，抒写像江界河大桥那样的世界第一，并且我们深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黔式桥的美丽俏姿，还会被架桥的勇士们装扮在其他国度上！

这就真的很了不起，很值得人们钦佩。这不光是黔式桥优于其他桥梁的经济价值，同时较少环境制约因素，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发展远景；这也不光是中国黔式桥的发端之作诞生在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长岩，是科研机构与桥梁专家的才华与道真人民的智慧相结合的产物；更重要的是，这之中，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专注于事业，为之魂牵梦绕，为之孜孜以求，为之追寻不悔！作品读来令人动容，读罢拍案惊奇。

作品之所以感人，就在于作者充分揭示了人才是桥的精魂之所在。有了思想高尚，献身于人民事业的人，什么人间奇迹不可以创造呢？

而且《桥魂》结构谨严，纵横捭阖，具有史料价值，更具较强的可读性，构成了一部交通战线上的英雄史诗。

特别地，反映贵州桥梁建设，特别是反映中国黔式桥的文学作品，这还是第一部。因此很值得一读。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品，去领略那险峰处的无限风光吧！

一九九三年冬遵义

目 录

序	石 定
引章 关于桥的断想	(1)
一、辉煌的崛起;二关于桥的渴望;三、风采:一种表述	
第一章 大师的情结	(5)
一、黔道! 黔道! 二、初识老总;三、谢经理印象	
第二章 中国“黔式桥”	(13)
一、潘总的梦;二、陈总如是说;三、中国黔式桥	
第三章 汗洒桥梁汗洒路	(22)
一、关于山·历史·人;二、黔北明珠;三、踏遍青山;	
四、魂系采虹;五、关于岁月的纪念	
第四章 沸腾的江河(之一)	(36)
一、角木塘纪事;二、巨人相会在长岩	
第五章 沸腾的江河(之二)	(51)
一、话说当年战长岩;二、甘洒热血写春秋;三、凯旋在长岩;	
四、历史:从这里启航	
第六章 跨越时空	(67)
一、关于跨世纪的思索;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三、桥工新曲;四、从农民到“将军”	
第七章 江界河礼赞	(84)
一、雄哉乌江;二、抒写辉煌;三、礼赞江界河	
第八章 万水千山情	(96)

一、归化速写；二、卧牛河采风；三、法德纪行；

四、道途撷英

第九章 贵州黔桁..... (116)

一、路：时代的主题；二、贵州黔桁；三、未来不是梦

第十章 新世纪的曙光..... (126)

《桥魂》情(后记)..... (129)

引章 关于桥的断想

一、辉煌的崛起；二、关于桥的渴望；三、风采：一种表述。

一

河滩老了，于是成为一处风景。

岁月如河，汨汨流淌。河滩老下去了，淹没在烟尘之中……
便与河湾，与河湾的炊烟，与炊烟缠绵的春秋，结成一种永远的情结：徘徊而且深沉。

倘若河湾有一座桥：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启迪着未来呢？……

那个时候，天空碧蓝如洗，背衬着远天的桥，伫立于河岸，那般地轻盈如少女展步，飘曳如长虹吻地，出神入化写就天地间的一幅大写意，永久地衔接在山之褶皱、地之沟壑处；并且从此创造出桥文化的又一叶新的篇什……

所以，他们用认识与行动，高扬人类的不屈与尊严，用自己书写的历史，改善人类的思路，丰富着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科学和文化……

那是一曲曲以大山的意志咏唱的关于桥的恋歌……

响彻在贵州喀斯特山地，响彻在环宇。

响彻在岁月之河！

二

一条野河，挣脱重重关隘，沉闷地吼叫；水拍崖暖，跳踉跃踊。至于稍微宽展的谷地，就势一宕，留一片白色的卵石，遗下一个河湾……

河，将大地剖成鸿沟。

也给两岸以永久的求索。

一对恋人从两岸赶到渡口。眼前翻滚着白浪，将意中人远远地推向对岸；这悠久的相思，将对谁诉？……

一叶小舟，载之沉沉，在波澜上作亡命行。十数条人命，在水之舞中，来不及再瞧一眼两岸青山，青山之上的一线高天，就噗噗葬身鱼腹，一双手挣扎的手，在水面上划出绝望的惊叹！

蹒跚而至的老母亲，拄一截枯枝，颠簸在荒凉的河岸，呼唤儿子。

呼唤成一种绝响。

柔弱如丝，且绵长，从一页页飘曳如树叶的历史隙间，颤颤掠过……

永远地萦绕！

这萦绕的绝响牵动着人类，牵动着人心……

吸引了一代代专家、学者去做研究，去架桥，去向大自然开战，以回报老母亲之于儿子的微弱呻吟。

从华夏古老的赵州桥，到澳大利亚的利普桥，从中国贵州的长岩科研桥到江界河科研桥……人类从木桥到拱桥，到梁桥，再到拱梁兼备的黔式桥，探索无止境，一步一个脚窝，抒发出人类对大自然挑战的情怀，亦强烈地表达出人类不甘居囿于某种局限，

跋涉到所能达到的境界。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三

大师从山水间走来。从贵州喀斯特山地走来。他们在黔之极北一个顶不起眼，连县域政区图上都不会标识的地方相会。

那地方叫长岩。

属遵义地区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忠信镇，长岩是一个小地名，在黔北名江——芙蓉江流经忠信镇，距忠信镇十数公里的一段江流及两岸的峭壁。后来那地方因为大师们描绘了一座桥，地因桥显，桥冠其名，于是国内外数十家桥梁权威杂志或文艺书报都叫香了芳名；并且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中国交通史的经典作品之中，同时揭开了世界桥梁史的新篇章。

长岩大桥是大师们的第一个作品，当然堪称精细之作。它的出世，不消说伴随了阵痛；它出世后，犹如当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的原子弹，令世界震惊。

震惊之余，他们对中国人侧目，更对大师们刮目相看。

其实大师们很平凡，和普通人一样，没有三头六臂，更不具有中国神话《西游记》中指物为舟的那一番本领。

但大师委实是大师。他们比普通人更关注大自然加之于人类的隔阂，更倾心于如织的车辆行旅在大地上通行无隔的那一份和谐、那一份快感。并且，老母之于儿子的呼唤，尘封的喀斯特山地之于文明与进步的焦渴，对于他们，都激发出一种哲学的冲动。德国思想家诺瓦里斯称：“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

去寻找家园。”

大师们就是怀着这种冲动，认定重峦迭嶂的喀斯特山地的峡谷野水就是自己寄寓青春与年华的“家园”。

那家园是那般地振聋发聩，而又辽远深邃！

并且孕育出一个个浸透风雨与烈日、又饱含激情与智慧的辉煌的梦！

因此，大师们不光塑造了桥，将深谷切割的大地连缀一体，因此而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日月星辰；同时也塑造了他们自己。

他们无愧于大地之子。

他们无愧于“大师”这顶桂冠。

第一章 大师的情结

一、黔道！黔道！二、初识老总；三、谢经理印象。

一

贵州这块神奇的土地，是山的世界。苍山如海，如烟似雾……而山之大气，之磅礴，之雄浑，非言语所能表述。有诗这样描述：“如浪卷，似涛翻，如浪似涛贵州山。”

唐代大诗人李白，贬抑夜郎，才刚走到贵州边缘，就慨而叹曰：“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先生，亲身经历了黔道的艰险，写下了“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云兮，莫知西东”的名句，把此情此景的无奈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且有民谚：“上山云里钻，下山到河边。对山喊得应，走拢要一天。”

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问奇于名山大川，先后两次入黔考察，亦称黔道之缥缈而难行。他说：“石齿如锯，横峰竖愕，莫可投足。”好在他老人家是以考察祖国山河为己任的，因此，“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空；途穷不忧，行误不悔。”从而留下了我国早期独树一帜的贵州地理科学著作《徐霞客游记》之《黔游日记》与《盘江考》等。

这片地域，古老而深厚。然而也是我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几十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了。黔西观音洞遗址，距今已有五六十万年；普定穿洞遗址，兴义猫猫洞遗址，以及“桐梓人”“兴义人”，其活动年代都十分久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祖先们一代接一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争。夜郎先人不屈不挠地改造着生存环境，为人类的进步与文明，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留下了他们的光彩……

……一条条道路，穿山越岭，隐匿于大箐，倏忽又挂在更为遥远的峭岩上。一座座桥梁，越江河，跨沟壑，连络着蜿蜒的道路。前人的建桥技术，已负盛名。盘江铁索桥，建于明崇祯三年，徐霞客赞曰：“望之缥缈，然践之则屹然不动。”建于1894年黎平地坪风雨桥，造型别致典雅，桥廊桥楼流金溢彩，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堪称侗族建筑杰作……

誉为大西南“桥乡”的道真，境内溪河纵横，县民历来有捐资修桥的传统。自明代以来，修建的人行桥梁500余座，长5米以上的有近100座。

至于解放以来，各地修建的大中小型公路铁路桥，怕是难以数计吧。以道真为例，1987年统计，县境共有公路桥梁82座，总长2679.3延米；其中大型桥梁9座，1113.4延米。而其时贵州共有大桥197座，道真大桥即占近5%。“桥乡”名不虚传。

然而，这片博大辽远的山原之国，是山的海洋，是河流的世界。长度超过10公里，流域面积大于20平方公里的河流竟有近千条。苗岭以北的长江水系有牛栏江、横江、赤水河、乌江、清水江等江河；苗岭以南的珠江水系有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等江河。由于岩溶地貌发育典型，地表水和地下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化学溶解，形成了贵州高原独特的集真山、真水、真洞“三奇”为一体的喀斯特绚丽风光；但同时也就造成了交通闭塞，淌下了多少酸涩的苦泪！……

那无尽的沟壑难于贯通，那无穷的山梁难于翻越。小道悠悠，穿不透山的屏障；细如游丝的道途，常被狂暴的山风刮得无影无踪……

更有那无尽的野渡，企望将断头的路，连缀成线；便有一叶叶揪心的小舟，一次次将人心旋出惊惶……山风浩荡，将老母的无泪的幽哭长久地传播……在漫漫的岁月里，野河怒水吞噬了多少济渡之船，埋葬了多少无辜的性命呢？

毕节、金沙两县的马过河渡口，仅解放以来，有名有姓落于乱石深潭者，已达 41 人。

六枝民乐乡与梭戛乡交界的虎跳岩，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翻船溺死 40 多人的惨事。而 1984 年的夏天，一次翻船死亡 25 人；死者亲属遍及邻近四乡，数百人嚎啕痛哭，震撼了从险恶陡峭的虎跳岩滚滚而来的三岔河水。

道真旧城镇之旧城渡，1950 年以来发生沉船事故达 15 次之多，63 人死于水中。1959 年，群众交售公余粮，沉船 30 余人，当即淹死妇女 5 人，冲走粮食 5000 余斤；1981 年夏，一船沉下 60 余人，当即淹死 8 人……

死者怒目苍天，仿佛在与天抗议。

——桥！

——桥！！

桥就是生命线。

桥就是阳关道。

二

潘成杰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80 年代以来，成为轰动世界

桥梁界的风云人物。贵州交通界上上下下，都称他为“潘总”。

潘总是从苗岭深处的普定县走出来的。1925年，潘总开始睁开眼打量这片山的世界。幼年及少年，在安顺，跟着含辛茹苦的母亲，贫寒以及不遂人意的家境，塑造出他百折不挠的性格以及吃苦耐劳的品质。

1926年，在贵州历史上发生了一桩很大的事情，即当时任省主席的周西成，督促贵州省路政局制定颁布了《贵州省马路计划大纲》，从而揭开了贵州现代交通史的序幕。当年的潘成杰，似乎没法儿感受这序幕徐徐启动的情景。

但似乎可以这样理解，那深沉地炸响在苗岭深处的隆隆炮声，因此就深深地嵌进了潘成杰童年的记忆中了！

从普定到安顺，这短短的数十公里的山道，阻拦不了少年潘成杰求学的欲望。但这羊肠般的道途，飘曳在绝巘，兜转在峻岩，给与人以久远的心动而魄悸；稍有不慎，人，与这道，就会一同跌落深谷……此情此景，就此深深地印在了潘成杰的脑际。后来潘总成了世界级桥梁大师，那普定之路，便是一种原初的启蒙么？

他在安顺黔江中学毕业后，就填报了黔国立贵州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如愿以偿。怀着灿烂的梦想，虎虎有声地踏破一重重关隘，一步一步，走进了贵阳，走进了大学这知识的殿堂……也就从此走进了辉煌的事业之中。

大学的时光是美妙的。年青的潘成杰，就像久旱的禾苗那样，拼命吮吸知识的雨露。

在这里，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邓时恩和陈朝荣。他和陈朝荣同年，而邓时恩比他们年长一岁。邓时恩，贵阳人。陈朝荣，祖籍四川巴县，出生在贵州修文县。三人一见倾心，但恨相见时晚。

他们都不是纨绔子弟，没法儿去虚掷光阴。白天，上了课，晚上还经常开夜车，把眼熬得红红的。忽明忽暗的桐油灯光，将眼神牵扯得酸酸涩涩的。把三盏桐油灯凑在一起，拼出一小片光亮。

刷刷刷，作笔记，摘抄资料，抑或构思一篇论文……读苦了，读累了，伸伸腰，打几个呵欠，再揉揉眼，又逆水行舟于浩浩学海之中。空旷的教室，摇晃着几颗巨大的头颅……三人在知识的海洋漫游，亦在周西成初建的狭窄局促的环城大马路上漫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关于远古与未来，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夜郎的山，夜郎的水，甚至至于也讨论到了“夜郎自大”与“黔驴技穷”……

这三位生龙活虎的学子的相会与结识，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为贵州的交通事业扛大旗，打冲锋，揭开了一页又一页历史的新篇章，难道不是偶然之中的必然性么？

面对眼前一幅纵横千里的喀斯特地貌地形图，面对苍茫群山，面对千沟万壑，同时还面对着举步维艰的贵州现代交通现状，谛听着解放贵州的炮声已在山外震响……这一切，想必促成他们比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来得更为扎劲吧？他们都饱蓄着热血儿郎的那一份冲动，并隐隐感受到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那样一种氛围……在众多的头绪之中，他们大约只想到了一件事：珍惜时光，多学知识，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派得上用场。

1949年，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有两件大事影响乃至奠定了他们今后的行为：一是当年7月，他们在贵州大学毕业了；一是10月15日，贵阳解放，他们从此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1980年，贵州交通厅桥梁专家潘成杰和陈朝荣一行人带着科研任务，驱车来到道真县城。在县交通局那间简易的会客室里，潘成杰紧紧握住一个很高大、很壮实而又有几分腼腆的男子汉。——他就是谢启良。

“你在贵州的名气大着哩。”潘总对谢启良说。

谢启良，这个中年汉子宽阔的脸面一片绯红。他亦紧紧握着潘总的手，握着陈朝荣的手，又一一与康宏远、童淑芬、张忠智